

桂行創：模山範水逸清音 輕風故園大別山

中國山水畫名家桂行創早年棲居大別山深處三十餘年，「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大別山是他的心靈深處的輕風故園，以及丹青生涯的淵藪；即使在別離之後，縈繞在夢裡揮之不去。西晉文學家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這位深深錨刻上大別山烙印的山水畫家，以他的筆墨模山範水，呈現着大別山的山水清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童心

河南美協副主席、中國山水畫名家桂行創，之於外人的初次印象文質彬彬，鮮無世俗的風塵。大概，因為心無塵滓，浸淫山水畫幾十載，他的心性已與山水契合融合，載浮載沉。

在聲名鵲起之前，桂行創棲居在大別山深處，與之「相看兩不厭」，直至一九九九年遷居鄭州。「少年聽雨歌樓上」，「壯年聽雨客舟中」，所言人生的境地與心境。時過境遷，無論是聽雨巴山雁蕩，還是湘江塞外，桂行創的心裡念茲在茲的依然是大別山。

桂行創對大別山的情深意長，從他的諸多畫作的題名可見一斑。即使在離開大別山之後，臨寫大別山依然是他倚重的畫題。二零一三年，桂行創畫旅的一次大展，定名為「輕風故園」。泛着詩意和鄉愁的名字，動人心弦，是他對故鄉和大別山念念不忘的映射，是遊子懷鄉的心語。

「天師」大別山之恩

桂行創早年棲居的大別山，因其在中國南方與北方的非同尋常的「大別離」之處，故名之。大別山兼容並蓄，既具北方的雄闊，亦備南方的靈秀。中國畫有南京宗之別，以大別山作為畫題，或可入南宗，或可入北宗。

「上山下鄉」年代，一些北京知名畫家下放信陽羅山，大別山安頓了他們漂泊的靈魂。這一歷史際遇，營造了桂行創的故鄉信陽羅山曠日持久的繪畫氛圍，鑄就了享譽中原乃至全國的「羅山畫家群」。

一些年以後，桂行創是羅山畫家群裡走向全國的一位著名山水畫家。而在彼時，他名不見經傳，尚在藝術之路砥礪前行。在濃郁



桂行創作品《淮源素秋》



桂行創在貧困地區支教示範寫生。

的繪畫氛圍裡，他承其熏陶，一心向學沉醉其中。每當外地名家應邀前來寫生，他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在懇勤侍奉的間隙，一邊觀察參悟大師的走筆運墨之法，每每有所得。

來來往往的畫家為其悉心照顧所感，時而也對這位後輩指點迷津，如醍醐灌頂。曾與張行和李可染在中國畫壇發起水墨寫生運動的大畫家羅銘，最令桂行創難忘。陪侍羅銘寫生的日子裡，大師不忘金針度人，這對偏居一隅的青年桂行創而言，如久旱逢甘霖。

羅銘離開大別山時，為桂行創畫了一幅《竹雀圖》小品留作紀念。而他答謝當地的一幅寫生稿在幾經輾轉、顛沛流離之後，被桂行創大費周章收入囊中。如今，每每披圖幽對，桂行創總會感念這位已逝的故人。

與大別山彼此玉成

大別山滋養了桂行創，賦予他安土敦仁、慈悲為懷、善良感恩的秉性。大別山不僅是他師法造化的天師，也吸引了外地名家過來寫生，從而賜予了桂行創開拓藝術視野的契機。



桂行創作品《大別松風》



桂行創作品《山水斗芳》



河南美協副主席、中國山水畫名家桂行創。

大畫家寫生大別山畢竟千載難逢。漫長的時間，桂行創獨自對抗生活中的平平淡淡，乃至時而襲來的寂寞甚至苦悶。悠長的山居歲月，他如大隱於市的逸士一般，行走在塵寰之中，心如止水，不為紅塵所擾，一心繫於繪事，自得其樂，樂在其中。

那時桂行創還年輕，每天摹畫不輟，不問前程——或許也不敢問。他在陋室裡師古，身如青燈黃卷中的山僧，獨自沉浸在古畫裡，心摹手追，以古人之規矩，抒寫自己之性靈。

相對師古，桂行創倚重師法造化。每間隔一段時間，桂行創背負着沉重的器物，攜帶乾糧去深山寫生，逗留數日，糧盡而返。他寫山，寫水，寫草木，寫牲畜，亦寫山居人家。大別山是桂行創取之不盡的素材寶庫，所謂「天開萬馬皆吾師也」。

桂行創坦言自己是一個喜歡出去寫生的畫家。幾十年裡，他寫生的足印踏遍了故鄉豫南大別山的村村寨寨、溝溝坎坎。大別山也不幸免他的奔波之苦，美景盡入其畫中。置身在大別山，寄情山水，與山和自然融為一體，他感覺內心的暢怡，名羅利鎖拋之九霄雲外。經年累月的寫生，內心對大別山的情感與日俱增，對大別山的洞察細緻入微。或許，在畫界對大別山的深知，出其右者寥寥無幾。

古代囿於空間廣度，畫家所寫之山局限在平生活動範圍之內。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黃子久寫海虞山。在離開大別山之前，桂行創專圖大別山。顯名之後應邀四處寫生，畫他鄉山水，依然採用寫大別山的筆法墨法。可以說，桂行創是一位深深錨刻上大別山烙印的畫家。

人立於世，不忘初心，不忘本源，此乃為人之本。柳公權曾曰「心正則筆正」。桂行創懷揣着對大別山揮之不去的情愫，以自己的筆墨語言圖寫大別山，自然作品映射了他的磊落胸肌和真摯情感。觀者可從他的作品，讀出他對大別山與故鄉的一往情深，透過他的詩意的筆墨，喜歡上他的畫，喜歡上大別山。或許，桂行創與大別山，是相互成就對方，是彼此玉成。



桂行創作品《蒼翠大別山》

潛居大別山厚積薄發

桂行創畫裡的大別山，逸筆草草，乃至亂頭粗服，卻別有一番筆情墨趣。他的筆墨流轉裡，閃現着一種詩意的律動。相比真實的大別山，他的畫裡的大別山似乎更具韻味。即使是尋常的風景，一經他的筆墨語言提煉與昇華，便注入了詩意，生氣流蕩。

著名美術理論家孫克認為，桂行創的藝術天分無可否認，他的作品山川意象深邃，丘壑自然生動，屋宇樹石溪流佈置妥貼，營造出一幅幅天然圖畫，更可貴的是運用筆墨方面，靈動自如，功力老到。觀其筆墨沉靜內斂，秀潤中見厚重，他的畫毫無劍拔弩張及肆意張狂之習氣，在當代山水畫家中具有如此素養十分難得。

桂行創喜歡元人作品，尤喜黃鶴山樵。中國美協《美術》雜誌社執行主編尚輝看出了這一點，他對桂行創作品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有元代王蒙披麻皴的細密」。尚輝認為，桂行創使用一種破筆散鋒皴法，將當代山水畫的傳統和傳統的山水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作品裡面的點子皴使人聯想起「二米」的雲山戲墨，頗為散淡，而且他的點子皴是用散鋒點點就，沒有勾線，以皴帶勾，用皴積墨。桂行創強調筆墨關係，將這種混合性的用散鋒畫出的積墨和勾線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作品是有意模糊了物體邊界，使畫面顯示出一種更圓融、透徹、厚重的效果。

桂行創潛居在大別山深處，默默耕耘，終厚積而薄發，逐漸在中國畫壇聲名鵲起。一九九九年，桂行創以作品《積翠重蒼》參加中國美協主辦的「跨世紀暨建國五十年全國山水畫大展」，斬獲金獎。僅僅在這一年，他獲得了三項大獎。

賦予大別山另類逍遙

觀之桂行創的山水畫，流瀉着一股生活氣息。他的山與樹，尋尋常常，無瀟灑，無荒寒，無仙氣，無奇峰突起，無形銷骨立。他的畫裡，通常安放著低矮的民居、林間的阡陌。山、樹、房子是山水畫的主要元素，只不過桂行創的筆墨語言，賦予了這些元素可親可近的色彩，賦予了尋常的人煙出沒的氣息。

大別山不像那些人煙罕至的雄關險峻的大山，到處遍佈着村落。早年桂行創外出寫生，所行之處，視野裡農人牽馱水牛在田間勞作，老人搖着蒲扇在門口納涼，雞鴨在草叢裡覓食，豬犬相安無事。夕陽西下，炊煙四起。生活的氣息無邊瀟灑，使他嚮往這種田園詩歌一般的生活，而這也影響着他的人生觀和藝術觀，繼而這種藝術理念滲入他的創作，使人間煙火氣息在他的作品瀟灑。

除此之外，桂行創的山水畫最為突出的一個特徵，是在林蔭掩飾的房屋門口，安放一個無人倚坐的椅子。毋庸置疑，作為道具的椅子在房屋之外，更進一步強調了可居住性和生活氣息。實際上，不僅如此，這把椅子，是畫龍的點睛，是禪語的句眼，是一種象徵性的手法，寓意着對心靈自由和精神逍遙的訴求。

以筆墨定格輕風故園

大別山不僅是桂行創的生命起點，也是他的藝術源地。大別山以它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成就了這位當代中國山水畫界的傑出畫家。

聲名鵲起之後，桂行創不忘大別山。他轉而將這種感恩，予以回報社會，參與公益事業，前往一些貧困地區，培訓當地學校的美術教師，播種美術的種子。

當然，桂行創的內心也有一種隱憂。他發現隨着城鎮化的愈演愈烈，近些年大別山區農村日漸衰敗，往昔那種溫馨淳樸的故園正在消失。而這一時勢，他感覺無力阻擋。或許，若干年後，人們只能在桂行創的作品裡，感受那正在消失的輕風故園。

尚輝說，桂行創描寫的家園，亦是他的精神家園，是他的心靈故園，是他的記憶的山水情懷。桂行創試圖用他的筆墨，用他的作品，定格住他記憶裡的輕風故園。

西晉文學家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這位錨刻上大別山烙印的山水畫家，以他的筆墨模山範水，呈現着大別山的山水清音，呈現着大別山在世俗氣息之中所蘊藏的心靈逍遙。

Art Central看藝術中的自然力量

本月27日至4月1日的「中央藝博會」(Art Central)今年已舉辦第四屆，相較Basel明顯的門票價格優勢，中央藝博承擔起更多藝術教育功能，理所當然地，除了參與畫廊較為年輕，畫廊帶來介紹的藝術作品，在題材和選用媒介上，也更親年輕觀者群體。好像來自台灣的宛儒畫廊，甫於2016年成立，原本在美國生活30年的她是位家庭醫生，直到3年前，毅然決然地搬回台北，全心全意投入藝術設計創作及展開畫廊經營的事業，當巴塞爾已經成為眾多一線大牌畫廊的競技場時，第二次參加central的她，更希望透過在中央藝博的展示，把家鄉的當代藝術作品以輕鬆的形式慢慢介紹過來，讓台灣的藝術在國際舞台上被看見。

對於參展藝術家的選取，謝宛儒更偏向於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藝術家，今次她就選取一直在太魯閣高山上作畫的當代藝術家李美慧，李美慧的畫作雖是畫布上的油彩，但遠觀卻有水墨之韻，她保留油彩中的黑色及其光度，畫出硬朗的山體與大地，同時又大量運用炭條與炭精，在勾勒山勢輪廓時彰顯出色調。「她的創作從寫生而來，但是這並非一般的寫生，而是一種大素描，她常年生活在山上，是不善言辭的藝術家，把情感表達在畫布上。」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謝宛儒跟隨李美慧在花蓮起居，參與其寫生創作的整個過程。除了繪畫，宛儒畫廊亦帶來雕塑家楊柏林的3件繪畫和3件雕塑作品，讓觀者可以在平面以及立體雕塑作品的對比觀看中，去感受線條和造型裡能量的流動，同時感受在公共藝術發展蓬勃的台灣，藝術家的創作狀態和不同於香港的藝術語彙。

文：張夢薇



楊柏林鋁合金作品《逆行》。



李美慧作品《白沙橋之二》。

藝術家以版畫再現圓明園

消失的「圓明園」將在香港再現大家眼前。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孔子學院與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攜手合辦「再現圓明園——國際研討會暨展覽」，展期由2018年即日起至31日，展出維也納女藝術家Barbara Salaun的畫作，她將傳統的銅版印刷與現代數碼技術相結合，展示「圓明園」虛擬重建的成果，透過一系列十張作品，將「消失」的文物再現大家眼前。同時，一眾學者也圍繞「圓明園」發表相關學術研究。

開幕禮上，除了Barbara Salaun外，奧地利駐港總領事Monika Muller-Fembek、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李夏德教授、理大人文學院院長朱鴻林教授及香港孔子學院院長賈晉華教授等嘉賓相繼致辭。其中李夏德提到他於1974年第一次到中國，當時頤和園需要收費才能進入，但圓明園卻是一片開放土地，沒有任何修復，想不到過了40多年後，圓明園經過不同專家的研究得到不少修復，又或者以數碼化的方式得以重現當年的原貌。而Monika Muller-Fembek則表示，她不是相關方面的專家，但很讚嘆來自不同界別的專家為歷史文物而共同努力，認為相關研究有助促進文化交流，繼而推動國際和平發展。

專家發表圓明園學術研究

緊接開幕典禮後舉行了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來自奧地利、俄羅斯、澳門和香港的學者，從建築、歷史、哲學、宗教、社



Barbara Salaun(左)贈送版畫作品予賈晉華(右)。



版畫作品「方壺勝境」。隊為「圓明園」47個景區(共有108個景區)完成數碼化虛擬再現，並且分析它們在300年間的變遷，據以製作數碼影片。

為數碼修復注入藝術美

Barbara Salaun參考了這項目的數碼化虛擬重建圖像，如方壺勝境、同樂園、上下天光、杏花春館等，利用蝕刻版畫技法，把圖像雕刻出來，再將所雕刻的圖樣印在紙上，畫作更塗上紫紅色水彩及金箔，使作品更添華麗氣息，把「圓明園」的壯觀景致再次呈現出來。她表示：「用數碼化重現出來的圓明園是一堆只能在電腦上看到，轉瞬即逝的位元組。所以我想將這些當代電腦科技的生成品轉化為具永恒美感的藝術品，而傳統的蝕刻版畫技法正是一種讓藝術品置放多個世紀也能保持不變的最好方式。」因此，Barbara Salaun的畫作既反映了版畫含蓄而細膩的風格，亦展現了對數碼技術的高度讚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添